

我是烟台绒绣女

尹月珍

在国内,烟台的绒绣如称第二,没有别的地方敢称第一。红遍中国的绒绣“三幅巨作”可都是烟台人绣出来的。最大的当然是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里那一幅,第二幅在现在的宁夏大会堂,第三幅则是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山东厅了。

那些都是国营厂烟台绒绣工人的杰作。烟台绒绣的名气不光是大厂干出来的,无数的普通烟台妇女们贡献也很大。我就是没经过任何专业培训而成为“烟台绒绣女”的普通烟台百姓之一。

我1951年出生,从小就看惯了大娘、大姐们飞针走线的场面。后来到同学家中“上小组”时,终于有了近距离观察学习绒绣的机会。经过同学家长的热心指点,我很快掌握了绒绣的基本功夫。

学会了绒绣技术不等于就可以上手干活了。要干活,首先要有“点长”给分发绣品。你还要有成套的绣花工具:可以绷紧绣布的绣花撑子和可以调节撑子宽度松紧度的撑子板儿。

撑子板儿容易做,当然也不是随便拿一块竹板就能做,竹板要有一定的宽度和厚度,而且必须平直。朋友工作的果品站能操持到竹子包装的南方水果,我央求人家给几片竹板,用火烤直,再用钻头钻几个距离相同的孔眼,撑子板儿就做成了。

绣花撑子可不容易操持到。那家伙,要长还要粗,要中间主体圆形、两端变成方形,以方便固定撑子板儿,原料和制作都是普通人家望而却步的。我大姐夫是当年很吃香的驾驶员,他在外贸食品开意大利的菲亚特油罐车的时候,经常停放在解放路和富荣街口的那辆“洋车”曾经是附近大人孩子们的深刻记忆。姐夫听说我和大姐都要学习绣花,就给我们俩操持了4根又粗又长的木头回来。我的哥哥既是八级技术工人,又是木匠爱好者。刨、刮、推、削、钻地忙碌了一番之后,又像精心制作家具一样地给撑子和板儿刷上了清漆。这样的绣花撑子,在众多的绣花人家中可是“蝎子尾巴——独一份”呢!

这一番忙碌后,我和姐姐都拥有了一套漂亮的绣花装备。我托人找到了分发绣品活儿的“点长”。“点长”当场检验了我的绒绣“功夫”,很快我就成了烟台绒绣女大军中的一员了。

所谓“点长”,有的是绒绣厂的工人,有的是得到厂子信任的熟练绣花工。她们负责从绒绣厂拿回批量待绣的活儿,再负责分发给她们信任的个体妇女,最后她们还要检验成品绣品的质量,再收拢上交。

我很幸运,遇到的第一个“点长”就是一个漂亮优雅又善解人意的绣花小组长。她帮我推荐,让我很快成为了周边绣花女中闻名的“灵巧女孩”。

那时候,我因父亲早逝,兄弟姊妹众多,家境贫寒,已经从东升街小学辍学回家了。绣花一段时间后,我就业到了渔业公司水产加工厂理鱼车间,成为正式工人。但工作之余,我仍舍不得丢下绣花,它可是我帮助妈妈补贴家用的重要来源呢。

绣花是有技术层次的。仅仅会绣花的是普通的绣花女。技术再好一些,就可以干铺底、圈边、大小针等活儿,这些活儿报酬也高。机缘凑巧,大姐后来搬家,从载之路搬到了富荣街,她的邻居夫妻俩恰好是烟台绒绣厂的。那夫妻俩朴实、热心、善良,平易近人又乐于助人。他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心灵手巧。于是,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不仅经常接到铺底、圈边、大小针等“好活儿”,而且不管给多少任务,我总是能及时完成,我家的绒绣活儿也越来越多。走过当年市府街104号的路人们,经常驻足我家门口看“稀罕”:我上班的时候,那绣花撑子根本闲不下来。不光母亲会抽空绣一番,我已经结婚的大哥、比我小7岁的最小的弟弟、刚刚四五岁的小侄儿,都会端坐在绣花撑子旁,极认真也极娴熟地飞针走线!

当然他们铺底、绣大针线活儿可以,但圈边、人物脸部和花卉细部的“小针”活儿,他们是干不了的,那需要极好的眼色功夫和分线、劈线、针脚拿捏手艺,那是我的“专利”。

年复一年,我的绣花撑子让我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,也有了足以自豪的家庭地位。我那时候月工资31.88元,我每月交给母亲30元,按理说我的零花钱只有1.88元,但1977年我结婚的时候,自行车、手表、“卧虎”“天鹅”牌毛毯以及所有床单被褥等,我没用母亲花一分钱,那可全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!

绣花撑子是我人生的“第一功臣”。现在我70多岁了,几次搬家,很多东西都丢掉了,但绣花撑子我依然舍不得丢弃。我给家人绣花,让他们在重大节日里增添快乐;我帮朋友们做绒绣,让他们惊喜地体验烟台绒绣的魅力,我的绒绣作品甚至走到了国外。

我很自豪,我虽然没有亲手创造过烟台绒绣的那些巨作,但就是因为有像我这样数以万计的“烟台民间绒绣人”,烟台绒绣才有了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百姓基础吧?

往事如昨

在里蹦岛割牛草的日子

刘元晋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一场华晨宇演唱会,让牟平区里蹦岛一夜间红遍了大江南北,这可是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,里蹦岛是一个小小的沙洲,在我们村北偏东方向,是我们童年赶小海和洗海藻的最佳去处。尤其在为生产队割牛草那几年,里蹦岛成了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,留下好多难忘的记忆。

早年间,里蹦岛是一座小沙洲,最高点海拔8米,面积大约只有0.1平方公里,因其太小了,被称为“珍珠洲”。环绕着里蹦岛周边的深海沟和滩涂,各种海产品相当丰富,尤其以盛产大花蛤而远近闻名。

花蛤煮熟后的汤汁呈乳白色,味道特鲜美。养马岛美名远扬的“蛤面”,指的就是用花蛤做卤汁的打卤面。早年间,地方官府在对外介绍当地特产的时候,为让那些远离胶东沿海的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,就把花蛤写成了“花蚌”。在牟平方言里,“蚌”与“蹦”发音相同,久而久之,因“珍珠洲”这里的花蛤最有名,周边的居民便把这里叫作“beng”。另据地方志资料记载,到了明朝时期,因抗战战争的需要,官府便把“珍珠州”正式更名为里蹦岛,并标注在莒岛(养马岛)辖区的海防图上。

里蹦岛还因有一条“旱路道”而远近闻名。早年间,养马岛孤悬海中,若想离开海岛,除了乘船,还能在退潮时沿着养马岛东南的旱路道徒步走出来。按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说法,这条旱路道是因沁水河夏季大洪水入海后,与海水涨大潮时迎面相撞而形成的一条水下沙堤。其西北端从马埠崖村和林家庄交界的海边向南,中间经葫芦头连接里蹦岛,东南端至蹦外海滩,全长约两公里。这条旱路道,涨潮时会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之中,退大潮时就只有膝盖以下的深浅。岛上的居民可以沿着这条旱路道走到里蹦岛拾草,岛外的居民也常走此路进岛做生意。我们到里蹦岛割牛草,走的就是这条旱路道。

1975年麦收期间,我从东系山联中初中毕业,回生产队后被队长分配割牛草。六个生产队十几个割牛草的伙伴,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里蹦岛,因为那里不光水草丰茂,还能赶小海。按照当年生产队的规定,平日里是不允许赶小海的,因为那属于“搞资本主义”。那时候,里蹦岛周边的潮沟里和海滩上,花蛤、布蛤、瓷蛤、蛏子、蛎脐、面鱼、海锥、螃蟹等等多的是,只要是退大潮的日子,那简直就是俯拾皆是,村里人个个都眼热得了不得。我们借着割牛草作掩护,名正言顺地赶小海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

我们每次去里蹦岛,都赶着生产队的牛车。那种牛车是木头轱辘,外围箍着一圈厚厚的铁板,“呼呼隆隆”颠簸在坎坷的小路上,还美其名曰“铁箍流”。到了海边,沿着旱路道直接就进岛了。

岛上高埠处有五间瓦房,那是1958年牟平县成立“淮海渔业队”时建的。“淮海渔业队”撤走后,又被我们村渔业队利用起来,在这里安营扎寨放“老牛网”。渔业队解散后,这栋房子就没人管了。到了冬天,铺天盖地的西北风裹挟着大

海潮,涌上来的沙子几乎把房子北墙掩埋到檐口那么高了。

别看里蹦岛这么个弹丸之地被大海包围着,可在那栋房屋前面偏西一点,居然有一眼甜水井,真是令人不可思议。小水井一米多深,周边砌着石头,蹲在边上,探下胳膊就能把水取上来。井水甜甜的,一点也没有溇水的味道。在大海当中的沙洲上何以能冒出这么一股甜水,从来也没听人解释清楚,简直称得上“神水”,可惜现在已寻不到踪迹了。

里蹦岛上长满了刺槐树、芦苇和茅针草,我们进岛后就急火火地挥舞镰刀加劲干,也就是一个多钟头工夫,每人两包草就装满了,忙忙活活赶小海就开始了。

由于里蹦岛周边都是细细的黄沙,赤着脚赶小海特别舒服。蛤蜊都卧在潮沟的海沙里,两只手插进去对着一划拉,就是满满一大杯蛤蜊,时候不大,能盛五六斤蛤蜊的小布袋就装满了。为了不引起村里人的注意,我们商定每次摸蛤蜊都不能太多,进村后还要把小布袋用衣服遮掩起来,一旦惹其他人眼红,那就麻烦了。

到了中伏天,我们就到岛西边的潮沟里洗着海藻踩花蛤,那是我们最兴奋的好时光。潮沟里的水有胸脯那么深,我们就和企鹅走路的姿势差不多,一步步横着往一边挪动。当感觉脚下踩到了硬硬的东西,就一个猛子扎下去,一个鸭蛋大的花蛤就拿上来了。

我们习惯把香螺叫面鱼,它是味道最鲜美的小海螺,拌合着海边特产“碱篷子”(一种野菜)打馅包包子,那简直就是绝配。每年“六月六”前后,也正是“面鱼”到浅海聚集产卵的季节,我们从来不放过这大好时机,每年都会忙活上几天。

在里蹦岛这边捡面鱼,不像其它滩涂要等到晚上提着灯照夜海。大白天只要退干潮,沿着潮沟往东南方向走,只要看见潮沟边上凸起一个个小沙包,伸手拈来就是一个面鱼。

到了“六月六”前一天,妈妈看我捡回了面鱼,就会瞅着空子去掐一些“碱篷子”,回家后用开水焯一下,再用清水浸泡一晚上,拌合着面鱼打馅子,蒸出来的发面大包子,时下想起来还唇齿留香。

到了秋天,刮西北风的日子就多了起来。每当西北风停了,海滩上就会留下厚厚的一片海草。挥动着镰刀划拉开海草,海参、梭子蟹、海肠子每每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经历了两年割牛草的快乐时光,我就去参军了。这之后,再也没踏上里蹦岛这块沙洲。但只要想起来,那些欢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,恍如昨天。

说话间几十年过去了,到了2010年左右,有人用泥浆泵把里蹦岛前的海沟和滩涂填成了平地,说是要开始建海景楼房,后来因故停工,这里就变成了荒地。前不久华晨宇演唱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。时下的里蹦岛,虽然名字中带有“岛”字,却是与陆地连接在一起,根本看不出“岛”的模样。里蹦岛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沙洲,变成了是岛而非岛的里蹦岛,正是应了那句古话“五百年沧海桑田”。

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
电话:0535-6684726(浩洋老师)